



课 | 外 | 阅 | 读 | 百 | 部 | 文 | 库 | 文 | 学 | 篇

在精神高 地俯首或遥望

樵夫◎著

本书内容或记事或抒情，或写景或议论，大至宇宙人生，小至个人琐事，坦率地表达个人思想志趣，淋漓尽致地宣泄内心感受，真实地记叙所见所闻，读后让人启迪心智、丰富思想、震撼心灵。



广西美术出版社



课 | 外 | 阅 | 读 | 百 | 部 | 文 | 库 | 文 | 学 | 篇

在精神高 地俯首或遥望

本书内容或记事或抒情，或写景或议论，大至宇宙人生，小至个人琐事，坦率地表达个人思想志趣，淋漓尽致地宣泄内心感受，真实地记叙所见所闻，读后让人启迪心智、丰富思想、震撼心灵。



广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精神高地俯首或遥望 / 樵夫著. —南宁: 广西
美术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94-0707-1

I. ①在… II. ①樵…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5321 号

书 名: 在精神高地俯首或遥望
作 者: 樵 夫
图书策划: 何庆军 梁 毅 陈先卓
责任编辑: 吴谦诚
排版制作: 腾飞文化
责任校对: 林 丽 王玉琼
审 读: 陈宇虹
出 版 人: 蓝小星
终 审: 黄宗湖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宁市望园路 9 号
邮 编: 530022
网 址: www.gxfinearts.com
印 刷: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16
印 张: 12
书 号: ISBN 978-7-5494-0707-1/I · 55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语言·氛围·精神气质

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像散文这样依仗着语言。如果一篇散文的语言没有什么特质、不能达到令人惊异的审美效果,这篇散文多半是走不了多远的,也引不起读者的阅读欲望。语言致使散文这样,散文中的题旨与感悟也就被撂倒了,作者所有的愿望都会落空。什么是好的散文语言呢?就我个人的写作经验与对好散文的内心认定来说,好的散文语言的确是沉迷在个人的感性经验中,且具有铺陈浓郁叙事的密实的语言。这种语言越密实,语言越具有力量,质感则越强。散文语言的力量自然是先建筑在语词的选择与运用上,语词是散文这座大厦的砖瓦。我们知道一个语词对应着一个思想内核,哲圣柏拉图的“理念”,其实就揭示了词语形式与内核的知识。选择了何种语词就表达了何种思想。用语的或惊诡或奇妙或婉丽或凄美,往往呈现出作者内心奇异而独特的生活感受与生命体验。而这种独特的感受与体悟对散文来说太重要了,是散文的灵魂。许多端着高蹈的姿态,用庸常的语词写出的散文,其本质与好的艺术性的散文相距太远,那种散文让人索然无味。语词的精准性有时恰恰让人觉得某种苍白,那种苍白是感觉的苍白、意味的苍白,它的太确实的指向阻挡了阅读者的阅读脚步,就仿佛人总是与一些毫无幽默感的人打交道,了无趣味,散文呈现的感觉太乏味了。散文语言要具有这样一种指向性:它启迪着或令人击节地激发我们阅读者对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事和物的或深或浅的重新理解,让我们调动自己的感觉与情思再度触摸事物,感悟事物,思索生命。



氛围或说感觉是散文的一节极为重要的链条。氛围的营造或者说感觉的浸漫,它一方面有赖于语词的选择与运用,同时又影响题旨的建立。语言的密实,叙事的绵延,句群的悠长,都深刻地影响着散文的艺术氛围与趣味。单个的语词仿佛某种单色,语词被运用到叙事的句子中,运用到句群中,语词的词义已发生了让人惊诧的变化,仿佛红色与蓝色放在色板上一样,红色不再是原本的红色,蓝色也不再是原本的蓝色了,它们蕴涵着别样的意义。在绵延的叙事、悠长的句群中,好散文应追求语词的非本义的语义,那样衍生出的感觉才仿佛蔓萝花蔓延着,那样的句式所营造的氛围才会使读者再三咀嚼,方能使人拍案叫绝。

散文语言里要弥漫着某种精神气质。或哀婉伤痛的或明净清丽的或哲思沉隍的或静谧流淌的,这种种气质无不在语言、句式和行文中氤氲着。这种气质才会调动读者所有的生活经验、生命体悟,给读者心灵温暖。太多的散文,由于语言、句式和叙事的平庸,说理的肤浅,致使读者伫立在散文叙写事与物的外围,冷冷旁观,甚至转身即去。精神气质的骨骼里应浸渍着、流动着作家关切民生、心灵与人性的骨髓,同时让读者在作家的个性创作中获得惊奇的审美经验,还在理性中获得心灵的温暖。罗素说:“个性——这是区别开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东西——是与身体和非理性的灵魂相联系的,而理性的灵魂或者心灵则是神圣的、非个人的。非理性的灵魂把我们区别开来;而有理性的灵魂则把我们结合起来。”

我是努力着朝这个方向走。这本散文中诸如《回不去的村庄》《阳光照彻》及《仿佛故乡》等篇什,已是朝这个方向走。

目 录

第一辑 远去的乡村记忆

去看电影/ <2>

倒不了的老屋/ <7>

远去的乡村腊月/ <14>

我生命的暗礁/ <25>

浇 水/ <34>

水 井/ <37>

回不去的村庄/ <40>

第二辑 乡村物事

锄 头/ <50>

风 车/ <53>

高高的禾垛/ <56>

铁 匠/ <59>

物事上的时间/ <62>

榨油房/ <65>

闪亮的柴刀/ <69>

手推车/ <72>

那温暖的货郎声/ <76>



在精神

高地

俯首或遥望

做糯米酒/ <79>

手电筒/ <83>

暖烘烘的火爐/ <87>

门 锁/ <91>

夏天的草地/ <94>

沉重的畚箕/ <98>

一棵乌桕树/ <102>

第三辑 心塬上的风景

泥土的声音/ <106>

雪及雪后的事物/ <108>

冬天里的事/ <110>

樟树花开/ <115>

又见霸根草/ <119>

又见炊烟/ <121>

树或者根/ <124>

我的今天/ <126>

凝视与仰望/ <130>

第四辑 那些让我亲近的人们

找 活/ <134>

丧 殇/ <137>

烈日下面披毛巾的人们/ <145>

一个人的邮政所/ <148>

第五辑 行走,用脚或灵魂行游大地

湿漉漉的磁器口古镇/ <152>

黄丝桥古城的精灵/ <155>

风过长沙/ <159>

徜徉在七盘仙谷中/ <163>

月亮桌/ <166>

仿佛故乡/ <169>

阳光照彻/ <174>

目光厚重/ <177>

我在安昌落泪/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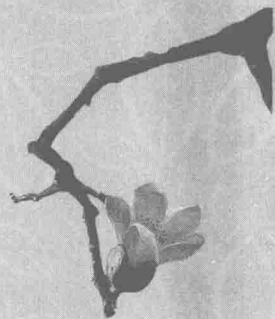


在精神
高地
俯首或遥望

第一辑

远去的乡村记忆

这是关于少年时一切存在之物的回望。历经生命的或曲或直的路径后，记忆返乡。贴近或疏远都是心灵本身的需要。不管曾经的记忆是何种色彩，那都是生命本身。回望、抚捋那生命的肌理，然后转身向前。





在精神

高地

俯首或遥望



去看电影

太阳挂在西天边不足两丈高的时候，我们在麦子地里都先后直起了腰，挥舞着握镰刀的右手抹汗。这时的阳光射在我们的脑壳上，仍然像撒了一把金黄的麦芒。我的脑壳痛得厉害，我蹲下来，屁股下垫了一大片青绿的大豆坐下。姐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望了一眼她眼皮底下的麦子，她慵懒地翻了翻眼，然后也蹲下来，镰刀在她手上不断地运动着。

这时，见根站在我们的地埂上。见根说，晚上大队放电影。我霎时精神起来，我直起身，见根清晰地站在地埂上，我们中间隔着一大片绿茵茵的大豆。见根说，放《地道战》。见根在大队小学当校长。我和姐姐相视一笑，都来了精神。

我朝一望无际的麦子地喊：“嗨——放电影啰，晚上大队放电影啰——”我立刻被感动了，因为我的喊声刚落进那一望无尽头的麦子地时，乌黑的头立刻一拨一拨竖起来，然后脸都朝着我，像一只只受惊了的兔子。秋梅嫂那儿一字儿竖着七八张脸，我晓得他们一定是坐在地埂上休息。我又“嗨”了一声“晚上大队放电影啰”，竖起的一张张脸霎时湮没在麦子地里。我和姐割得也飞快起来，麦子一下子在我们眼前倒了一大片。

我们看过《地道战》有两回了。我们还看过《平原游击队》《地雷战》。有时为了讨一点笑声，常用一把自制的涂着墨汁的木头手枪，顶住

人家的腰，“不许动，我是李向阳。”然后是一片笑声。割麦子时节是农村里相对休闲的时节，早稻已栽下，禾苗正在拔节生长，此时离双夏尚有一些日子。双夏是最累的，像着了火般地抢收；接着又不能停歇地像着了火般地抢种。那日子是一天也不能耽搁的。大人们说，夏种晚一天，谷子就要歉收许多。双夏时我们极少能看上电影。

天色已经暗了，我们村前方几里路远的山冈隐在一堆暗影中。月亮和星星都没有露脸。这时村子里开始活了，到处都能听到温暖的嚷嚷声。我那时支着碗在吃饭，我兴奋得不得了，立即端着碗飞一样跑出屋，立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姐也跟出来。我明白我的兴奋是因了这一阵阵的嚷嚷声，而这嚷嚷声是因电影而起。这时我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朝我家门口过来。姐说，是秋梅嫂。一束电筒光打来，看电影去——是秋梅嫂，还有村里好几个人。我又飞跑进屋，丢下饭碗。我和姐跑出来跟上了秋梅嫂的队伍，就像当年穷苦孩子投奔红军。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人跟上来。我们这支队伍有十五六人结着伴。因为夜里没有月光，去大队又要赶二三里路，而且要路过一大片稻田，这时田埂上往往是这里积着一坑水，那里陷着一坑泥，所以带手电筒是很重要的。这次我们只有秋梅嫂一只电筒。我们一路上叽叽喳喳，难得的开心。平时极少这样子相聚。路上，有时你推我搡，打打闹闹，这时割麦子的沉重感已被一扫而光。我喜欢跟着这样的队伍，它让我不寂寞，甚至让我感动。我们路过那一片稻田时，很快就明白我们没多带几只电筒是错误的。那稻田有近一里路远，田埂又窄，往往只能走一个人，要侧身才能相让。我们刚走进稻田的田埂，前头就传来一声尖叫，有人踩进泥水里去了。我是紧跟着秋梅嫂的。这时，秋梅嫂将电筒打过去，但因为她在队伍中间，她的电筒照不着。我们踉跄着走了一段路，这时有一条田埂与我们走的路成十字交叉，秋梅嫂说，等一下，啊。她迅疾地跳到那条田埂上，然后用电筒光一个一个护送着走出低洼积水的路。我站在她身边。当她的电筒照着金娥时，她的手电晃了一下。我愣住了，她与金娥是有过口角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互不理睬。秋梅嫂的手电筒停住了，电筒并没有跟着金娥。我着急了，我知道金娥前面有一洼几尺远的水，庄户人家有时难以找到报复的时机。但仅仅只那么一眨眼工



在精神

高地 俯首或遥望

夫，我看到电筒光默默地无声息地护送着金娥走出那一洼水，我心里涌起一阵感动。有了秋梅嫂的电筒，光明伴随着我们，我们终于走过了那一洼一洼泥泞的路。走过了这段田埂，路就开阔了。大家又你推我搡地说笑着，对白天村子里发生的事又争论不休。看电影本身好像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这部电影我们都看过。大伙只是在电影开场那一刹那间都神情专注着。

秋天对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来说是最好的季节，它的好处不仅在于它的天高气爽，更在于我们可以不断地去看电影。这是极为开心的事。秋天，是乡村放电影的最佳时节，电影队总是放了这村放那村，所以只要跟着，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去看电影。这时，晚稻已收割，田里是一片翠绿的红花草，山里也是干爽的草地。这时庄稼人可以自由自在地伸个腰了。这个时候我常常能感受到父爱，不苟言笑的父亲常常晚饭后用他宽大的巴掌抚着我的头说，去看电影去。这似乎是父亲对我最大的奖赏。那时，我就雀跃起来。但与父亲在一起，一路上总不免有些拘谨，与姐她们一拨人在一起就不一样了。一次，姐的四五个姐妹一道去五里路远的隔壁大队看电影，我明白姐她们去看电影更多的是看重路上的个把小时，她们可以说些诡秘的话。我因为从小特乖巧，备受姐的那些姐妹的宠爱。姐最好的姐妹银娣摸着我的头说，去看电影。姐慌忙阻止说，不要让他跟去。姐十八岁了，我十四岁，姐是个有心事的人了。银娣说，去。她又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天上已有一弯钩月，秋天的大地一片朦胧，路上干爽，土疙瘩已是硬邦邦的。我在姐她们四五个人中间穿来穿去，仿佛一只极欢快的小狗。她们一路上嘴不停，说着秘密，有时声音极低，有时开怀大笑，笑声在朦胧的田野上回响。一路上，银娣都呵护着我，有好长一段路，她的温柔的手一直抚摸着我的头。

再大些的时候，我们像村子里那些长大了的小鸡小鸭们一样，已能脱离大人们了，我和小春、金伢仔常率领村子里十几二十来个人在秋天的月夜到处蹿。白天不管干活多累，也不管我们这帮人平日有多么激烈的口角，只要听到有电影，我们就能快活地聚成一团。一个星期天，小春跟我说，今天公社有电影，去不？我说什么电影，小春说不晓得。小春等待我

的回答。我是个有号召力的人，我说，去。小春张开双手仿佛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我跑到收工回家的路上拦住春梅说，去看电影。她眼神立刻放出惊喜的光芒，真的有电影？我说是。吃过晚饭，村头那棵千年香樟下，聚拢了二十来个人，其中还有春梅几个小姐妹。我们村到公社有七八里路，要翻过两道平缓的山冈，要穿过两片茂密的松林。大伙在等待着我。这时夕阳的余晖温润地涂在香樟上。我一到，他们轰的一声就跑起来了。我们朝公社走。来到电影场，场地上已是人山人海了，我们无法在银幕正面找到位子，只好凑成一堆在银幕的反面看，我们看的是《李双双》。回家的路上，我们议论着，表达着各自的见解，大家满足得一路唱着歌。快走到一片松林时，小春恶作剧地尖叫一声：“快跑啊，鬼来了。”这时所有的男孩都飞快地跑着，噗噗的脚步踏起一阵阵浮土。我无意识地跑了几十步停下来了。我声嘶力竭地制止小春他们，但他们的影子越来越小了。这时后面的春梅她们气喘吁吁地跑上来。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欣喜起来。我佯装小跑，意在小春和春梅他们中间为春梅壮胆。但春梅跑不动了，她们中传来恐惧的尖叫声。我停住了脚。这时几个小姐妹都从我身边跑过去，只有春梅不跑了。我们俩落在了后头。我



们走在松林的草坪上，月影婆娑。春梅好像突然乏力了，她走不动了，她一下子坐在草坪上。我跟着坐了下来。我晓得我们要穿越一片松林，我们追赶小春他们已是没有指望了。我本来也是惧怕的，寂寞的松林里只有月光无声地流淌。我和春梅默坐着，我的胆子壮了起来。坐了几分钟，我说走吧。我去拉春梅，春梅突然伸过手来，我心里猛地一下像被电击了一下，脑子一时空白。我后来一直拉着她的手，春梅也一直没有抽回去。这之后我们在田里干活都格外有劲，见面时会脸红。直到1978年我考到省城去读书，我们一直都是见面就脸红。我们曾手拉手走过那片寂寞的森林。

乡村生活的许多美好记忆一直氤氲着我，去看电影的种种场景更是令我挥之不去。那种纯净的友情常令我现在身处闹市找不到一丝心灵放牧的



地方而感叹不已，悲悯不已。我常把孤独寂寞的灵魂在先哲的世界里放牧。从先哲深邃的目光里，我终于咀嚼了儿时去看电影的意义。

去看电影，满足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那种结伴出来参加群体活动的行为，那种电影场上的仪式化形式。先哲智曰：“人的生存有赖于对话即说——听的交流环境。”罗素告诉我们：“为什么古希腊酒神侍女一旦在山坡上舞蹈，就一反平日静穆姿态，而狂野起来，其实那是侍女们的一种对所谓文明的逃避。”我晓得儿时乡村生活中的人们并不是一种对“文明”的逃避，而是一种对话沟通的需要。

而现在我在城市坐在固若金汤的鸽笼似的屋子里时，先哲的话深深地攫取着我的灵魂。我多么渴望那种无拘无束的对话，多么希望逃避城市那种所谓的文明，因为它们让我几乎要窒息。

一九九五，我盼望的日子来了。这年我携妻带女回到阔别了多年的家乡。大年初一，我急急地走亲串户，向我的长辈们作揖拜年后，我问母亲，哪儿放电影。

我记得，小时候正月里又是看电影的好时节。母亲漠然地说，哪有电影，村子里都空了，只有老人和小孩子。我心里猛地一震，村子里熟识的人的确不多了，春梅远嫁了，小春带着妻子、孩子去广东打工了，三伢子也拖家带口去无锡谋生了，金娥据说在离我不远的杭州。他们过年都没有回家。生活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他们，改变着我们。村子里像火柴盒一样的水泥屋多起来多了，但连不成片。所以，即使是正月里，村里人也少有来往。

我心里空落，好像根系一下失去了可依靠的土壤。从正月初一到我要走的正月初六，我一直闷闷不乐，我没能看到一场乡村电影。要走的前一天，正月初五，我独自悄悄来到离村二三里远的山冈上，我站在种上茶叶的山冈，眺望山脚下的一个个村庄，心里突然觉得被什么东西掏空了，我想大哭。我不明白，什么时候我们还能结伴去看场乡村电影。

我不明白。



倒不了的老屋

母亲打来长途，说老屋倒了，楼上原有的几十只瓦坛全被砸烂了，母亲问我怎么办。母亲的声音是充满着依恋和无助的。我接到电话时正是黎明时分，春天的雾岚正在我们这座繁华都市的上空静谧地化开。我似乎是不经意间顿了顿，然后语气干脆地对母亲说，倒了算了，又没有人住也不会再有人去住，春天雨水多，今天不倒明天倒。我以这种干脆的口气想淡化母亲那种无奈的情绪。母亲住新水泥房已有七八年了。母亲仿佛愣了愣，然后哦、哦地应着。母亲分心思了，她讷讷着放下电话。

想象着母亲怅然若失的神情，我再也享受不了黎明带来的宁静，我也无心阅读了。我猛然间悟到，我无边无际的心灵原野上，原来是贮存了一口深湖的，二十六年了，现在被母亲掷进了一枚石子。我记起了我家那幢已有九十年历史的青墙瓦屋，它尘封了三代人的生命印记。

我无法忘却它。

我忘不了它，是因为老屋有太多的我即使走到天涯也抹不去的醇香记忆，而这种记忆温润了我一生。

瓦 坛

我们家有很多的瓦坛。这从我记事时起就有了这样的印象。七八岁后



我与村里许多玩得好的小伙伴白天像只鼠一样到处窜，伙伴们的家里大多是七零八落地放着瓦坛。我们家的楼上至少有五六十只。这使得我常常仰视我的爷爷和父亲。因为房子就是在我爷爷手上造起来的，而瓦坛渐渐多起来似乎是缘于我父亲。我父亲常常冷不丁弄两只新的瓦坛来，然后脸上出现些酷酷的很男人味的笑。

对瓦坛我几乎难以描述它，因为现在已经很少看到，即使描述再精确似乎也难以让人记住。哲学家们说，理性是建立在感性之上的。瓦坛好像现在只是一些酒厂尚有，比如乌镇，那儿有一处参观点就有酒坛。我们家的



瓦坛基本上就是酒坛。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用处不是派作盛酒，故我们不叫它酒坛，叫瓦坛。酒坛，顾名思义，它盛的就是酒。瓦坛就不一样了，它盛着庄户人家一年的日子。我父亲就用瓦坛盛着谷种、豆种、花生种、麦子种。瓦坛首先是用来盛一年四季的庄稼地里的种子的。瓦坛盛种子不会泛潮，加之瓦坛又搁于楼上，种子就保护得上好。种子就是庄户人家的日子。瓦坛其次用来盛一切不能回潮的东西。这作用就大了，比如盛年前自己做好的糖片、炒制好的花生和西瓜子或南瓜子、黄豆。说到这儿，大家明白了，瓦坛的多寡其实就是日子的荣枯。如果谁家在“五一”节时还能端出一盆脆脆的没有回潮的糖片，谁家就会被人羡慕。

我们家那时是常被人羡慕的。父亲每每这时隐隐地笑，发自内心的但又不张狂的笑。庄户人家即使在同村人面前也需要自尊的。

我儿时的欢乐与自尊就更是与瓦坛有关。我的欢乐是盛在瓦坛里的，瓦坛盛着我一年的憧憬和踏实，盛着智慧。

大年三十前几天，父亲母亲就紧张地筹备年货，他们除了上街买爆竹和可以吃到正月十五的肉外，就是在家自制年货。这年货就有糖片、黄豆、瓜子、薯片、花生等。对我们小孩子来说，糖片是最让我们关注的。光景好时，我们兄妹几个常缠着父亲多制些糖片。糖片有芝麻的、爆米花

的。制糖片的那些日子整天忙着，有时忙碌到深夜。那是很令人兴奋的。那几天，几乎每家每户都是人声鼎沸。制糖片是复杂的，先在头几天熬好麦糖，然后爆好米花，最后一个晚上要一气呵成地制作好糖片。那时，一个好刀手在村里就非常受人尊重，家家户户都会去请他。因为他的糖片做得极脆，糖片切得像纸那样薄。那时我心里暗暗发誓，长大要有一技之长，让人尊敬的眼光是很叫人好受的。

糖片制好的当夜，不管多晚，父亲都要把它放入瓦坛。要不，制好的糖片就潮成一团。芝麻糖片少的话就将芝麻片放在瓦坛的上面，以便于大年初一取出来给来拜年的人吃。我们家一般总有三四口大瓦坛盛着糖片。我们熬不住，大都睡觉去。第二天一醒来就呼地爬上楼去寻找盛满了糖片的瓦坛。看到糖片，我们的心就实了。我们是经不住糖片诱惑的。

有了糖片，我们漫长的日子过得欢乐而充实。到了“五一”节栽早稻时，倘若保管有方且平日节制得好，从口袋仍能掏出几块糖片来。

这让我无法忘却瓦坛。

两只木箱

楼上有两只杉木木箱，叠放在两条并排的长凳上。从我记事起，那两只木箱的油漆就有些驳落了。后来当我从母亲那儿知道，那两只木箱就是我母亲当年的嫁妆时，我抚摸着箱子愣了半天。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地主，这让我惊诧不已。我读小学时，成绩虽为班上第一名且为班长，但因受外婆成分的影响，加入少先队让我艰难了一番。看着这两只杉木箱，心被锥了一下。母亲说外婆家是个破落地主，到解放时其实什么也没有。

母亲嫁我父亲后，极其勤劳地操持这个家，她常在油灯下纺纱织布，把织好的花格子布一捆一捆地放入箱中。母亲说这样不会被虫蛀。母亲是个聪明而手巧的人，她能织出村里许多女人织不出的花色图案，能绣出别人绣不出的花。那些布放在现在能卖上好的价钱。有次我上楼去，走近那两只木箱时，好像有一股神力在拉我。我打开箱子，一捆一捆的织布码在箱里，齐刷刷的，箱子里好像放了樟脑丸，一股我从未嗅过的芳香弥漫